蜀山劍俠傳/26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六五回　冰魄吐寒輝 霞影千重光似焰　金庭森玉柱 花開十丈藕如船

下一回▶

衆人因知石完地遁由於天賦與祖父母的獨門傳授，具有專長，便令他當先開路。甄艮、甄兌左右相助，金、石、二易居中，阿童與干神蛛殿後，一同前進。剛剛穿入石中不過數丈，方纔風、雷、水、火各種爆震之聲忽然停止。初意一座石壁能有多厚，一心祇防衝開石壁，走上正路，必有許多阻礙。哪知並無別的變化，石卻深厚得出奇，前途不知多深。尤其是前面堅如鋼鐵，石完當先剛剛衝過，上下四外直似快要凍結的石膏一般，又似極濃厚的膠質，隨分隨合，齊往身上擠來，身後立即填滿，向人涌到。如非阿童、干神蛛各放佛光、蛛網，分頭抵禦，後面兩人非被陷住，埋藏在內不可。並且越難通行，壓力逐漸加增，在佛光籠護之下雖還無害，均覺喫力異常。

金蟬看出情勢危急，稍爲疏忽，必受其害，權衡輕重，不管前途如何兇險，終以防身爲上。便令易鼎、易震將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取出，化成一條兩頭尖的梭舟，衆人藏在裏面，各將法寶、飛劍放出，護住四面，試一衝行，竟比石完開路還慢。沒奈何，祇得仍命石完開路，衆人駕着神梭尾隨在後，向前衝去。所過之處，祇見金光電閃，霞彩飛騰，上下四外的石漿狂濤全被排蕩開去。雖然神梭一過，後面仍舊合攏，比較先前卻好許多。四邊壓力爲寶光所阻，石完走起來也較先前容易了些。似這樣，也不知飛行了多少時候。衆人見前途漫無止境，又覺着所行之路迂迴往復，並非直路，幾次命石完留意朝前直穿，總有穿通之時。不料費盡心力，不能如意，非順石性，不能通過。屢想用法寶、神雷往

橫裏攻穿出去，看清石外形勢，再作計較。總算甄氏弟兄持重，力說：「這裏面既是土宮門徑，被我們無心發現，總有到達之時。以我觀察所得，好似此中祇有一條道路，不照它走，便有無量阻力，此外無路。否則，早和先前一樣，現出許多奇境了。」金蟬也覺有理，祇得前進，走上一陣再說。也是衆人不該遭難，否則，以衆人法力，再如妄用主人所贈神雷，這條石中道路難免不被震破，不特衆人脫身無計，五行也必失次，甚或引起一場大劫，均未可知。

衆人在裏面又飛行了好些時，將到盡頭。祇知順路穿行，早分不出東西南北，更不知土宮纏道已將走完，過去不遠，便是中心六角黑亭。但在將到以前，還有一重難關。走着走着，方覺石質逐漸鬆軟，石完在墨綠光籠罩之下，奮力往前一衝。衆人緊隨在後，猛覺身外一輕，前面石壁變作一片極濃厚的黃影，與初入土宮所見相似。晃眼衝將出去，面前一亮。回顧身後黃塵滾滾，星沙飛舞，正似潮水一般退去，一閃不見，來路祇是一堵石壁，知將土宮走完，心中大喜。再往四面一看，除來路外，歧徑縱橫交錯，蜿蜒迴環，密如蛛網，望去甬道甚長，盡頭處各有門戶。同用心力，按照先前所見總圖仔細參詳，好容易纔看出五宮五行方位。可是一經走動，險阻橫生，不是金刀水火突然怒涌，便是風雷爆發，霹靂橫飛。更有五行神雷，連同五色光柱，各像本形，互相生化，夾攻上來，一個退避不及，幾乎便爲所困。幸而胸有成算，始終合在一起，不曾走單，方得保全。就這樣仍受了不少虛驚，纔得化險爲夷。末一次，更將日輪、月影差一點引發。起先衆人深知五行生剋與七星運行之妙息息相關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捷逾影響，法寶威力越強，壓力越大。到了後來全數引動，一齊夾攻，必不能當。雖幸應變機警，都是淺嘗輒止，不曾深入腹地，但是動輒得咎。除開來路短短四五丈地面一段死甬道外，任走何路均有埋伏。每經變故，地形必變，所現甬道更多。

正無奈何，石生笑說：「主人真有玩意，想不到這地璇宮竟比紫雲宮千里神沙還要討厭。何不照着那兩位朋友所說的走法試試？」金蟬早就想到二童身上所現字迹，因主人法嚴，二童此舉徇私泄機，大犯島規，但能不用最好；就用，也要裝作無心巧合，以免主人看破，使受責罰。聞言看了石生一看，故意說道：「他教我們遇到危險，用島主所贈神雷抵禦。照着此行經歷，前途大難，不到萬分緊急，如何妄用？我們還是查看好了躔度和五行生剋方位，試探着前進吧。」石生聞言會意，想起二童私現總圖，聞鐘驚慌之狀。人家爲友熱心，何苦累他受責？好生後悔，便不再說。阿童、石完想要開口，也被金蟬使一眼色止住。又犯了兩次小險，方照二童所說，往右邊一條甬道走進三丈六尺，果然發現左面有一往後退的甬道。仍作不知往前走去，待前面埋伏發動，然後故作慌不擇路，往那甬道退回。到了兩丈一尺左側，又一甬道形如鹿角，改退爲進。仍作不知，照前觸

動埋伏，再退回來，改走進去，果然無事。料定所說不虛，祇恐二童負過，一路做作，有時相準行勢，連往別路犯險，始回正路，似這樣，經過七八次之後，方始裝作悟出玄機，照着所說進退之法，往前飛馳，也未再遇絲毫阻礙，所經道路竟達三百六十五條之多。走到一半以後，發現沿途所經，是個長圓形的螺旋纏道，由外而內，圈子越來越小，知將到達。事情雖可如願，金宮黑亭最後還有難關，既不知如何衝出埋伏，更不知歸途如何走法。方在商議，路已走完，略一轉折，便見黑亭當路，其高九丈，大約畝許，正中心果有圓形地洞。

金蟬沿途行來，已覺越走地勢越低，估計離上面海底，少說也在千丈以上。亭心地洞深三四百丈，知道下面必與地軸相連。少時遇險，再要深入，必要走近兩極子午線，或將元磁真氣引發。衆人法寶，除靈嶠三仙所贈玉虎，以及石生的兩戒牌、易震的火龍釵、阿童的神木劍外，無一樣不是五金之質。心方一動，忽聞有人與靈奇說話，甚似耳熟。石完、干神蛛、阿童首先飛身而下。金蟬不暇多想，恐防遇阻分散，匆匆率衆跟蹤趕去。快要落地，便見一道青光擁着一個紅矮胖老頭，正是靈奇之父靈威叟，朝着衆人把手一拱，一言未發，便迎頭飛過，往上昇去。落地再看，靈奇手裏拿着一個小晶瓶，一個內貯靈丹的玉盒，上前拜見遞過，神色略顯緊張，似未受苦。祇奇怪靈威叟怎會在此，而且彼此情意頗厚，見面不交一言，徑自飛走？接過靈丹，方要問話，靈奇已搶先說道：「諸位師叔，請快隨我避入甬道，再說不遲。如非家父在此，諸位師叔一到，所有埋伏全發動了。」說罷，當先走去。衆人料知來勢厲害，忙即跟去。下面形勢長圓，一頭大，一頭小，並不凹凸，不是純圓。那甬道入口，在橫面之北作三角形，大約三丈。但祇一塊銀色，光可鑒人，不知底細，絕看不出那是甬道的入口。衆人剛剛走到，便聽上面萬籟怒號，震耳欲聾，比初入土宮所聞更要猛烈得多，知道厲害。金蟬不等靈奇招呼，先命石完行法開路。石完當日連受獎勉，又聽出玄玉口氣，破此玄晶非他不可，越發興高采烈，不等說完，冒冒失失，頭一晃，便衝將進去。祇見墨綠光華剛剛破壁飛進，忽聽石完驚呼一聲：「哎呀！」同時那塊玄晶也變成一股奇亮若電的銀色光氣冒起，亭上面的五行神雷也似排山倒海一般快要涌到。下面立生反應，上下四外一齊震動，壁上銀光若箭，暴雨一般相對飛射，晃眼化成一片光海。衆人先聽石完驚呼，知已遇險。因他年小膽勇，獨任艱難，全都對他憐愛，惟恐有失，一着急，各用法寶護身，便要趕去。甄氏弟兄更是着急搶先，剛一飛近，猛覺奇寒侵骨，幾乎血脈皆凝，快要凍僵。銀光中又飛出一蓬淡青色的寒星，這纔看出那玄晶竟是萬載玄冰所結精英，寒星更是厲害，知道不妙。本難避免，幸而金蟬早有防備，見石完不等說完，先自飛入，忙喊：「幹道友、小神僧留意！」干神蛛揚手一片灰白光網飛將出去。不過二甄心急，稍爲快了一步，幾喫大虧。就這受寒驚退之際，光網已飛向前面，將那一蓬寒星兜住，不令噴出，衆人也

無法前進。干神蛛回顧身後形勢大變，全室除甬道入口這一片外，都在靈光箭雨紛射之下，阿童正用佛光抵禦。干神蛛不由情急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你不趁此時進攻，我將來如何向人求告？暫時就喫點虧，所得也足償所失。就現原形，有甚相干，誰還不知道麼？」衆人料他要令附身神蛛破那玄晶，果然話未說完，胸前黑衣上現出一個大白蜘蛛，以前衆人所見，祇是神態生動、若隱若現的蜘蛛影子。這時神蛛雖未離人飛起，卻是全身畢現，看得甚真。祇見那蜘蛛形如人面，獰惡非常，通體灰白，六腳長毛如針，一雙火眼其紅如血，凹鼻方口，上下各有兩枚利齒。一現形，便由肚臍眼內射出一股白氣，光網立即加厚，同時嘴裏噴出一個血色火球，由光網中心穿出。對面銀光寒星雖被網住，仍在衝突飛舞，毫未減退。火球一現，立時爆散，化成一片火雲，祇一閃，便連光網帶銀光寒星全都消滅。蜘蛛也已不見。以衆人的目力，並未看出是怎麼收回來的。面前立現出一個三角甬道，連忙一同飛進。石完也由裏面迎出，見面說道：「我出生以來頭一次遇到這樣奇冷，差點沒有把我凍死。」干神蛛見甄氏弟兄尚未復原，便請與石完立在一起。跟着胸前蛛影略現即隱，一片紅光朝三人當頭一照，三人立覺一股熱氣罩向身上，寒氣全消，當時復原。

就在這略一停頓的工夫，上面五行神雷全數爆發，隨見一股五色變幻的精光直衝進來，甬道全被填滿。前頭各色火花亂爆，發出連珠霹靂，狂潮也似朝衆人湧來。阿童殿後，忙用佛光擋了一擋。方覺力大異常，從來未有，猛瞥見五色精光齊射中心，互相一撞。跟着便是驚天動地一聲大震，威力加倍猛烈，佛光竟被盪退。心靈上忽生警兆，心中一驚，不敢再抗，忙大聲急喊：「大家快走！我支持不住了。」這時雷聲更密，千百團五色火花隨同霹靂之聲紛紛爆射，宛如百萬天鼓，一齊怒擂。衆人聽不出說些甚麼，但見阿童驚慌卻退之狀，料似不妙，無法再相問答，各縱遁光，聯合一起，朝前飛去，後面神雷飛馳追來。衆人見那甬道作圓弧形，往下彎去，祇顧逃避，也不知飛出多遠。似這樣逃竄了半個多時辰，甬道漸漸縮小，最前面祇有丈許方圓。看去深黑異常，後退無路，祇得飛向前去，相機行事。因慮地勢如此狹小，無法應付，一同施展全力，飛身逃遁，又飛出老遠。金、石、阿童三人留意後面無甚聲息，回頭一看，驚慌忙亂中，後面的五行神雷已經退去，四外靜蕩蕩的，黑暗異常，霧氣濃密。那麼強的寶光，祇能照出七八丈遠近。神雷收得奇特，意欲回看。哪知纔一舉步，便覺潛力阻路，重如山嶽，寸步難行。如往去路飛行，卻是輕快異常。惟恐強行回沖，引發神雷，又入危境。互一商議，取丹救人已經做到，主人又將靈藥交與靈奇轉付，更無再用深機密阱苦苦爲難之理。既有道路，總可通行，索性前飛，看到盡頭是何景象。

金蟬隨問靈奇怎會父子相見？被困時可曾受苦？靈奇答說：自被玄玉擒去，飛到島上，

便見父親靈威叟趕出，帶了自己，飛入地璇宮最下層金宮洞底。一直等到衆人快來，纔將丹藥交與靈奇，說：「五行神雷萬不可抗，應由石完開路，一同飛入。這時五行神雷一齊發動，定必來追，祇要不與接觸，飛行百里左右，神雷必退。雖然可回原路，穿行全宮，脫身出去，但經此一來，途徑已變，除向島主服低認過，要想覓路脫身，卻非易事。逃時如若誤用法寶佛光去敵五行神雷，一生反應，卻不知要被它追出多遠，方始撤退。不過前行彼此有益，比由地璇宮迷徑走出反而容易，祇是道路要遠得多。」說完，衆人便來了，乃父也自飛去。

衆人先前祇顧尋路急飛，無人留心裏程和飛行時間，祇知所經途程甚多，不知神雷退時人已深入地軸，爲前面元磁真氣所吸。先祇覺得越往前飛越快，好似不用飛遁，也能照樣前進。那甬道已不見，上下四外暗沉沉一片渾茫，以金、石二人目力，竟看不出前面景物。所行卻是正中央略作弧形的一條直線，毫不偏倚。後來發現前進固是輕快無比，後退卻是有不可思議的絕大阻力，不能倒退一步，成了有進無退之勢，除照中心飛馳前進而外，連往兩旁移動，稍改方向，都辦不到。甄艮、甄兌首先驚覺，跟着金蟬也已省悟：如非深陷地肺之內，將爲太火所化，形神皆滅，便被兩極元磁真氣吸住，人由地竅中穿出，走向去往南極的子午線上。互相一說，全都驚慌起來。衆中祇阿童、石完二人還能勉強掙退，其勢又無丟下衆人退走之理，正在猶疑。

七矮見身被前面吸住，除越飛越快而外，別無所苦，也不見有甚異兆。暗忖：「照此飛行，早已穿入地肺深處，爲地底千萬年鬱積的太火所困。照前次神駝乙休在銅椰島陷入地肺情景，就仗法寶護身，不至煉成灰煙而滅，也絕無如此平安。再者，主人與師父尊長俱都相識，對幾個後輩也絕不會深機密阱，行此陰謀毒計。此時必是附身在地軸中樞，地體下層之外，上下四面均有極濃厚的混元真氣裹緊，祇當中子午線有兩極元磁吸力，可以通行無阻，左右移動，固然不能，甚麼也看不見。太火焚身之險雖可免去，但那南極盡頭的宇宙磁光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，多高法力也禁受不住，到時如何抵禦？脫身更是奇難。此行如有凶危，下山時所賜仙示如何不提？」心念一動，金蟬首先想起：「仙示偈語微奧難解，幾經猜詳，以及玉清大師、鄭八姑二人搭話暗示，好似新闢的金石谷，祇是自己他年小住往來之地，真正洞府似在海外兩極等處。照着目前形勢，好些俱已應驗。」向衆一說，再互一推測，果然一點不差。石生更說：「靈威叟最愛靈奇，有時爲他，甘受島主重責。上次暗中相助，何等出力，那是因靈奇拜在岳師兄門下，愛屋及烏之故。如今我們果有凶危，斷無一言不發之理。我看不特仙示應驗，前行當有奇遇，連那宇宙磁光到時也必能通過。」衆人法力雖高，仍是少年心性，聞言憂慮全消，反嫌飛行子午線上黑暗奇悶，巴不得早到盡頭，見個分曉，一點不知厲害，全都膽壯高興起來。

衆人所用法寶、飛劍，十九是太白金精所製，爲防萬一，遁光又連在一起。對面吸力自然隨之加增，便不御遁飛行，也不由自主朝前疾駛。這一心急趕路，飛行更快，端的比電還急，朝前射去，快得出奇，晃眼便是千百里。衆人祇覺飛行之快，從來所無，也不知飛行了多遠，飛了多少時候。正在加急飛馳，忽然發現前面微微有了一片亮光。衆人以爲快要到達，心中一喜，猛覺身上奇熱，前面吸力倏地加增。因見前進太快，初次經歷，不知吉凶如何，想要仔細盤算應付方法，試把遁光停住，任其自進，果然慢了許多。

七矮上次見過北極磁光，見前面光影相隔漸近，祇是一大片灰白色光影，並不好看。暗忖：「前次所見磁光，精芒萬丈，輝耀中天，千萬里的天空佈滿彩霞，大地山河齊幻異彩，光怪陸離，不可逼視，奇冷異常。怎同是極光，南北不同？不但光不強烈，並還如此奇熱，莫非相隔尚遠之故？」正指點說笑間，猛瞥見灰白光影中現出一個黑點，並無光華，照樣發出無量芒雨，作六角形往外四射，吸力又復加強好多倍。衆人身子竟如一羣隕星，往前飛投下去。不知黑影便是大氣之母，陰陽二氣正在互爲消長。平日所見極光並非實物，乃是氣母與元磁精氣分合聚散之間發出來的虛影回光，黑影一散，極光立現。陰凝於陽必戰，此正是極光出現以前應有現象。陽極陰生之際，那熱力竟比尋常烈火加增到幾千萬倍，而且吸力大得出奇，不論宇宙間任何物質，稍爲挨近，便自消滅，化爲烏有。衆人已經將近死圈邊界，形勢危險萬分，一點還不知道。眼看走上死路，也是仙緣深厚，該當轉禍爲福。就在這快入死圈、危機一發之際，那氣母元磁精氣恰巧由合而分，爆散開來，挨近子午線旁的極光虛影立即出現。

衆人正飛之間，瞥見那六角黑影突然暴漲，四邊齊射墨色精芒，當中空現一點紅色，其赤如血，晃眼加大，熱氣同時增加百倍。如換常人，早在半途熱死，也絕不會飛得這麼近。衆人本就熱得難耐，哪經得住熱力暴加。又看出黑影紅星威力猛烈，不近前已熱得五內如焚，透不出氣，再如飛近，焉有幸理？因覺這等突發奇熱，從來未有，金蟬已早將玉虎放出，也祇覺對面吸力減少一點，仍然抵禦不住奇熱。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干神蛛驚呼道：「前面死路，萬萬不能再進！」衆人聞言大驚，身子又被吸住，無法停止回退。正待回問，猛瞥見左側極光突現，萬里長空齊煥精光，霞影千里，瑞彩彌空，壯麗無倫，俱以爲極光原來在彼而不在此。大家全都怕熱，看出前面厲害危險，猛又覺出吸力驟減，身上一輕，不約而同，便往有極光的地方飛去。本來衆人身上飛劍、法寶俱與心身合一，早被元磁真氣吸緊，萬拉不脫。事有湊巧，極光現時，衆人恰飛到正子午線側面來復線交叉之處，已經無意巧合，現出生機。

阿童本在斷後，始終未向前去。因衆人法寶、飛劍均極神妙，不在佛光之下。初次下山，

無甚經歷，祇用佛光試行後退，覺着艱難，以爲前面也是一樣，並未再試。忽聽干神蛛大聲警告，自己也是熱得難受，想用全力發動佛光去擋熱力，再試它一下。如在先前，此舉也無甚補救。這時卻是適逢其會，正趕到子午、來複兩線交叉之地，再巧沒有。又以師傳心法全力施爲。金蟬玉虎不是金鐵之質，又具有隔離妙用。於是太陰元磁真氣首被隔斷，擋了一下，不等由四方身後包圍上來，衆人已經發現極光虛影，同時身上吸力一輕，更不怠慢，紛紛改道往側飛去。一經脫身於子午線外，吸力全消，當時一個寒噤，又由奇熱變爲奇冷，知已脫險。驚魂乍定，惟恐又陷危機，俱以全力飛行，朝前疾駛。直到飛出老遠，方始回顧，見右側橫着一條奇長無際、不知多粗的氣體，別的一無所見。天色上下一片渾茫，也與平日所見天色不同。祇面前銀色極光佈滿遙空，下半齊整如前，上半長短大小參差不齊，宛如一大片倒立着的天花寶蓋，瓔珞流蘇，不往下垂，根根上豎。霞光電射，銀雨星飛，與上次陷空島北極磁光正好相反。祇見萬里長空，上下四外祇此一片極光，不見一點雲彩與別的景物。極光雖然非常好看，卻不能照遠，近身一帶仍是黑沉沉的，並且越往前走，遙望極光越發鮮明，所行之處反更黑暗起來。心中奇怪，仍想前途總有光明，一味疾飛。哪知人已飛到南極盡頭，轉眼重又走入極邊地竅。由地軸中通行，穿出大地底層，祇消衝破最後一關，便到了小南極左近，附在地體旁邊的天外神山之上。

衆人飛了一陣，眼前一暗，極光不見，又入黑影之中，先還不知就裏。等到又飛行了些時，纔看出與陷空島初入地竅時情景相似。心料危難已過，前途必是南極奧區，祇要和在北極一樣見了實地，便可進退如意。一面又想着仙示海外開府的語意，全都興高采烈，不以爲意。這一段地竅竟短得多，不消多時，便已走完。衆人正飛之間，忽見前面微有亮光，近前一看，所行之路乃是一條弧形甬道，已經行到盡頭。光並不強，祇似一團實質，將去路堵塞。易氏弟兄心急，首將飛劍放出，哪知飛向光中，竟如石投大海，劍光一閃即沒，無影無蹤，仍是好好的，並無異狀。衆人一見大驚。石完不知厲害，又當是石土之質，飛身便朝前穿去。甄艮想攔，沒有來得及，人已衝入，當時發生變化。祇見奇光電旋，石完陷身其內，儘管用盡力量掙扎，不能脫出，急得大聲疾呼，哭喊：「師父、師伯救命！」又有無數光箭朝衆人猛射過來。雖仗各有飛劍、法寶防身，不曾受傷，但那力量大得出奇。尤其是酷寒難禁，與上次陷空島初探乩門時所經一樣。晃眼之間，衆人便全陷身於光海之中，冷得亂抖。同時阿童一見石完失陷，首先一指佛光，飛身上去，雖然將他護住，但那寒光之中另具有一種極大壓力，上下四外一起涌到，不能脫身。靈奇強掙着喊道：「這必是兩極寒精所萃之地，那三粒神雷呢？」金蟬不等他說完，已先警醒，便將陷空老祖所贈神雷一起發將出去。那寒光竟似具有靈性，想要逃遁，無如金蟬出手得快，又是連珠同發，已經無及。祇見神雷脫手，三團酒杯大小的五色火花紛

紛爆炸。耳聽兩聲哀吟過處，寒退光消，一閃不見，所失飛劍也便收回。前面地上，甬道重現，倒身兩具殘屍。過去一看，乃是兩個質如晶玉的女子，各穿着一身薄如蟬翼的冰紈霧縠，與陷空島二童一樣形質。祇是相貌猙獰，兇惡非常，已被神雷打死，肢體碎裂，橫仆地上。衆人知是寒魄精氣煉成的怪物，已經身死，便不去理睬，仍舊前行。

走出四五十里，前面又現微光。衆人全有戒心，惟恐又遇阻攔，洞徑彎曲向上，看不到盡頭，便把勢子放緩。正在戒備前行，忽聽干神蛛笑道：「我看看去，也許走遠一點，諸位尋不到我，不要介意，這地方我許有一點事要辦呢。」說罷身形一晃，當先飛去，轉眼不見。行時，衆人見他面有喜容，胸前蜘蛛影子時隱時現，張牙舞爪，興奮異常，不似路上那樣沉默憂鬱之狀。前面光影似由上透下，與先前遇險不同，已將鄰近。到了盡頭，纔知那地方正是通往上面的出口，形如深井，上下相隔約數百丈，勢向前傾，上面洞口大隻數尺，天光由此斜射下來。知到地頭，出險在即，不由精神一振，大放寬心，忙催遁光飛將上去，出口便見面前現出一片奇景。那地方乃是一座極高的冰山頂上，通體翠色晶瑩。一座高約十丈的黃色玉亭罩住出口，平頂垂直，整齊如削，直似整塊晶玉鏤空雕刻而成。衆人先看到的是對面大片海洋，碧波浩瀚，天水相涵，極目蒼茫，漫無涯際。水色又極清深，幾可見底。水中魚介多具文彩，五光十色，千形異態，不時往來飛翔於水面上。海底深約百丈，細沙如雪，上生海藻海樹之類。有的五色交輝，丫杈分歧，宛如巨樹；有的翠帶紛披，長達十丈以上。更有不少奇形怪狀的海獸、飛魚穿行其間，追逐爲戲。偶然激怒，鬥將起來，海底細沙受了震盪，立捲起千層星雨，億萬銀花，飛舞於翠帶珊瑚叢中。

方覺奇景當前，從來未見，忽聽石生、阿童傳聲驚呼，起自身後，金、甄、易、石諸人回頭去看。因前面亭外矗立着一座高達數十丈的玉壁，衆人一出口，便見大海前橫，景又壯麗，紛紛向海眺望，亭前景物被玉壁和兩邊冰崖擋住，不曾繞往前面查看，也未想到這等海上神山，豈無仙靈精怪之類隱居盤踞，多半不曾留意。祇阿童一人因先前幾爲寒精所困，想起大師兄朱由穆銅椰島別時之言，始終謹慎，見當地景物過於奇異，休說眼見，連聽也未聽過，本就驚疑。同時心靈上又起了一點警兆，照着初下山時恩師傳授，料定必有事故發生，亂子還不在小。見衆人正在看海，指點碧浪錦鱗，十分有興，此時尚無異兆，不願大驚小怪。因與石生並肩而立，便悄聲說道：「這地方太怪，我們往亭那邊看看去。」二人本甚交厚，隨同往亭前走去。本意那山頂形勢奇特，左右兩面有數十丈高的冰崖，環向對峙，前面一座玉壁，除亭後向海一面，下餘三面外景全被擋住，打算飛向前面玉壁之上，往外查看。哪知上面看是空的，暗中竟設有禁制，剛飛到頂，便將埋伏引發，萬點銀光似暴雨一般當頭打下。幸而阿童早有防備，石生那一塊三角金

牌又是靈嶠奇珍，自具靈異，與主人心神相合，金霞佛光同時飛涌，那禁法恰巧遇到剋星，纔一接觸，便即破去。二人知已深入重地，一面傳聲告警，一面隱身上飛。到了牆頭，恐又有甚埋伏，越將過去，方始下落，同時看出牆外別有天地，景更光怪奇麗。原來下面乃是數千里方圓一片盆地。先在山頂觀海，已覺那山甚高。再由這山前下望陸地，更顯得那山高出於意外，上下相去達數千丈，地面似比海底還低得多。地面上也有不少峰巒遠近羅列，最高的約有千丈，但比這座高山卻差得多。最奇的是除開陂陀溪澗而外，大部地平如鏡，其白如銀，也看不出是冰是雪。每座峰巒均由平地拔起，翠色晶瑩，上面各生着不少奇花異樹，遙望過去，俱似晶玉之質，不是金光燦爛，便是錦色輝煌。有的花朵生得奇大，從來未見。如非樹身高大，老幹丫杈，蟠屈飛舞，姿態生動，簡直不像真的。更有不少金碧樓臺掩映光林之中，下面地上也是處處花林，燦若錦繡，繁豔無倫。由上望下，到處仙山樓閣，霞蔚雲蒸，光怪陸離，不可名狀。頭上的天是青的，長空萬里，湛然深碧。除偶然白雲如帶，橫亘在東南方峰腰殿閣之間，舒捲迴翔，似欲颺去而外，不着絲毫雲翳。下面的地又是白的，廣原平野，其白如銀，直似一片奇大無比的銀氈。上面堆着千萬錦繡，花光浮泛，彩影千重，分明是夢想不到的美景奇觀。便凝碧仙府也無此宏闊壯麗，氣象萬千。令人見了目眩神迷，應接不暇。

石完喜得便要往下飛去，被金蟬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？如此冒失。」說時，發現那山佔地甚大，除玉亭高居山頂正中，三面均有玉牆冰崖環繞而外，形勢靈奇，景物也頗繁妙。便令衆人先尋一個隱祕之地，就冰塊上坐定，說道：「適纔推詳仙示，好似此地是我師徒七人久居修道之所，但是事前似有不少兇險。似此靈境仙山，休說是見，便聽也不曾聽過。其中如是海外散仙所居宮室，這麼大的地方，人棄我取，選上一處做我們的洞府，對方要是正經修道之士，聲應氣求，必無嫌忌；如是左道妖邪，事情就難說了。幹道友此地從未來過，怎會一去不回？必有原因。事須謹慎，我們孤懸南極天外，相隔中土不知多少萬里，一有失陷，連救兵也請不到。上次在銅椰島與乙師伯分手時，雖蒙他賜我一面事急求救的信符，但是相隔太遠，又有宇宙磁光太火、大氣阻隔，也不知道能否當時趕來。幹道友雖是初交，已成至友，蒙他數十萬里犯險同來，如今失蹤，吉凶難定，也須從速查探他的下落。二甄師弟傷還未癒，一路險難飛馳，雖有靈藥，無暇醫治。必須治癒復原，將毒氣化盡，以免臨時倉猝，容易喫虧。」隨將陷空島所得晶瓶玉匣取出，打開一看，瓶中靈玉膏、萬年續斷和冷雲丹外，玉匣中尚有一個小蚌殼，中藏綠豆大小十粒透明金丸。另附靈威叟一張二指大的鮫綃，上寫「辟邪去火，解毒清心。到後即服，可以防身」等字。人數正對，祇干神蛛不在。每人分了一丸，將另一丸連蚌殼帶餘藥收起。甄氏弟兄接過靈藥，便照前法醫治。因所中刀傷有奇毒，雖仗本門靈丹保住心身，仍非陷空島靈藥不能去毒復原。不到半盞茶時，甄氏弟兄便同

復原。各人又把那粒金色丹丸服下，入口覺有一絲清涼之氣流行全身。再等行完一周天後，好似心神比前更加清靈，祇心頭微有一點涼意。急於查探干神蛛下落，是否入伏被困，匆匆起身，均料此丹有益無損，也未在意。

行時金、石二人同用慧目法眼，仔細往那羣峰樓閣查看，覺着相隔太遠，縱有妖邪盤踞，也難看出。但是內中一所樓臺，金庭玉柱，高大崇宏，一片平臺甚是廣大。別的樓閣都在峰上，獨此一處建在平地。四外羣峰環繞，一水中涵，竟比紫雲宮中的黃晶殿、蚣就榭兩處還要壯麗得多。佔地最大，相隔那山也最遠。心疑正經修道士怎會如此奢侈，窮極工巧？意欲先往一探，又恐下面設有埋伏，干神蛛不曾走遠，便被困住。這等地方不見一人，越看不出一點迹兆，越是危險，深入重地，虛實難知。便試探着隱身降落，打算由平原花林之中，沿路觀察，隱將過去。先還恐地面上設有埋伏，降時甚是審慎，哪知由上下落，倒還無事。因見近山一帶，除萬載堅冰，青凝如翠，從未見過而外，由上到下都是空的。山下地面雖也銀色，大片平原草木不生。那最壯麗美觀之處全在東南角上，相去約數百里。便同往下斜飛過去。落地一看，所有地面非晶非玉，又不似冰，一片銀色，通體晶瑩，不見一點塵沙。那麼堅硬光潤的地面，竟會生着許多不知名的奇樹。每株均有七八抱粗細，其高多達一二十丈以上。樹身碧綠，宛如翠玉，瓊枝碧葉，上綴各色繁花。有的花大如盆，宛如一朵圓徑五六尺的白牡丹，千葉重重，天香欲染。有的花大如杯，滿綴繁枝，宛如朱霞錦幛，綿軟芬芳。有的鐵幹挺生，直上二三十丈，到了樹頂，繁枝亂髮，廣被十畝，每一枝上掛下七八丈長，形似垂絲蘭葉的翠帶，葉上又生着無數五色蘭花。偶然一陣微風吹過，花、葉隨同披拂，看去好似一座撐天寶蓋，繁花如雨，五色繽紛，冉冉飛舞，似下不下。花葉相觸，發出一片鏗鏘之聲，如奏宮商，自成清籟，最爲奇絕。下餘有的和陷空島繡瓊源所見大略相同，但是花開更豔，到處香光溢漾，玉豔珠明，爲數更多更奇。那花香也與別處不同，不特清馨細細，沁人心脾，並還沾襟染袖，人由花下走過，便染上了一身香氣。香並不十分濃烈，祇覺暗香微逗，自然幽豔，聞之心清，令人意遠。眼、耳、鼻所領略到的妙處，一時也說它不完。

衆人念切良友安危，靈景當前，暫時也無心觀賞。連穿越過好幾片花林，飛行迅速，已經又多深入了一二百里。由一座孤峰繞過，忽聞笙簧交奏，琴瑟叮咚，匯成一片極繁妙的聲音。過去一看，原來面前橫着一條大溪，闊約十丈，水甚清深，水底滿鋪着大小寶石。三座碧玉飛橋，宛若長虹，橫臥水上。上下疏疏落落，矗立着不少玉筍，翠色晶瑩，高出水面數丈不等。上生一種五色苔蘚，其大如錢，宛如無數奇花，重疊貼在上面。通體孔竅甚多，玲瓏剔透，風水相激，頓成幽籟，適聽聲音便由此發出。橋下無柱，全橋宛如整塊碧玉雕成。除來路孤峰上下童禿而外，兩岸俱是參天花樹。因爲樹大枝繁，行

列雖稀，上面花枝糾結連成一片，一眼望過去，直似兩條花龍，婉蜒飛舞於碧波之上。因處在花林深處，更有遠近羣峰遮蔽，先在山頂並未看到。這時一見這等壯麗景象，心想：「來路花林，還可說是千萬年冰玉精英靈氣凝結而生。這三座翠玉虹橋，雕鏤精細，巧奪鬼工，分明是人力所爲，怎會入境已深，始終不見一人？」橋長中高，非到橋上，看不見對面景物。橋旁空處，又爲花林擋住目光。石生、易震正要飛高查看，再行過去，金蟬、甄兌各用傳聲攔阻道：「我看此事奇怪，橋對面必有埋伏禁制。我們雖然行法隱身，但身在異地，危機將臨。幹道友並非弱者，忽然不見，大是可疑。如有埋伏，由地上走過，或者不致引發。這一飛高，難免觸動禁網，還是小心些好。」說罷，各把法寶、飛劍暗中準備，斂去光華，由當中橋面上貼地低飛過去。一看橋那邊，果然邪氣隱隱，正當中涌起一片輕煙，將路阻住。那煙似煙非煙，看去好似一簇輕紗，甚是淡薄。偏生前面景物盡被遮蔽，不能遠視，怎麼也看不見。再用慧目細查，兩旁花林也有這類淡煙浮動。情知有異。待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石生、石完和易震三人首忍不住，待要上前。阿童也說：「已經身入虎穴，終須見個分曉。邪煙阻路，也許幹道友陷身在內，夜長多夢，遲則生變。好在身形已隱，如不該來，或有險難，教祖仙示必已明言。似此相持，何如試它一試？」

阿童和衆人已學會峨眉傳聲之法，大家說話，外人一句也聽不出。金蟬本在暗中推詳仙示上的偈語，意欲謀定再動，並非真個膽小，聽衆一說，立即應諾。因恐人單勢孤，和干神蛛一樣走了單，發生險難，仍然聚在一起。料定林中埋伏必更多而厲害，轉不如徑由側面衝將過去。那三座玉橋，每橋相隔約有十丈，通體約有五六十丈之寬，全被那片淡煙擋住。衆人議定以後，便聯合一起，往對面煙中心衝去。快衝過時，忽聽有人急呼：「諸位道友請慢！」剛聽出是干神蛛的口音，人已飛過，那片淡煙祇一衝便即散滅。同時眼前一亮，前面突現出三座白玉牌坊，上面用古篆文刻着「光明境」三個丈許大字。那牌坊約有三十丈高大，通體水晶建成，銀光燦爛，耀眼生花。衆人那麼高的隱身法，竟被破去，各現原身。干神蛛也由左側趕來，神情似頗驚惶。牌坊旁邊不遠，倒臥着一個虎面魚身、六蹼四翼的水怪，身旁流着一攤腥血，腦已中空，頭上陷一大洞。衆人見那麼清潔的仙山靈境，竟會發現水怪死屍，忙即止步，雙方見面。干神蛛道：「諸位道友，可是尋我來的麼？我雖被困，並不妨事，再有一會兒便脫身了。可惜稍緩一步，諸位隱身神妙，我沒有看出，等到警覺，已經入伏。我本想求諸位相助，代辦一樁彼此有益的事。偏生我那冤孽老怕人笑他，性子又急，不令我和諸位商量，致有此失。這一來，又要多費手腳了。」衆人問故。干神蛛道：「前事說來話長，無暇詳言。這裏底細也不深悉，祇知我們已經深入重地，有進無退。好在妖物自恃神通，又是天生特性，現在還不致發難，樂得探明虛實，再作計較。幸我早有防備，隱形法未破，且引諸位同去，見

機行事便了。」

衆人見他早來，以爲必知對方虛實來歷，便即依言而行。干神蛛隨將衆人身形隱去，由牌坊下往裏走進。石生邊走邊問道：「這裏的地主，你見過了麼？你也初來，怎知底細？」干神蛛面上一紅，略爲遲疑，答道：「我並未走到裏面妖窟，爲首妖物也未見到，一切全聽我那冤孽所說。也是剛過牌坊，便遇禁阻，幸而遇到兩個精怪在彼閒談，聽出一點虛實。本想趕回送信，但爲邪法所阻，必須尋一替身，方可乘機脫身。不料剛尋到一個水怪殺死、我還未走，諸位道友就來了。此事祇內人知道一半底細，到了妖物盤踞之所，必須照她所說行事，纔可減少危害。我與靈奇、石完均不會貴派傳聲之法，妖物神通廣大，耳目甚靈，我們不過來得湊巧，纔未被它覺察。等到臨近，言動千萬留意，務請看我眼色行事，冒失不得。但盼般般湊巧，將它除去，諸位固得這一大片靈境神山，建立仙府，我也得以解脫夙孽，勉修正果，豈非絕妙？」金蟬等聞言，纔知干神蛛並未深入妖窟，祇仗附身靈蛛指點，隨口應諾，並不十分在意。前途景物越發雄麗。先是數十丈寬一條質若明晶的大道，長達三數十里，兩旁均是參天花樹，翠幹銀枝，瓊花玉葉，紫奼嫣紅，索青儷白，其大如斗，競吐芳菲，一路香光綿亘不斷。到了盡頭之處，路忽兩歧，左面不遠盡是一座座的高峰危崖，衆人見上面不少金碧樓臺，當是妖人所居，正要掩去。干神蛛搶前攔住，用手示意，令衆噤聲。輕悄悄往右一轉，便見大片花林，樹不甚高，離地不過兩丈，枝幹卻長，婉蜒四伸，虯枝委地，又復生根，往上發枝，互相糾結蟠紆，和閩、粵間的榕樹差不多。最大的樹佔地十畝以上，有花無葉，由上到下滿生繁花，形若桃梅，望去一片粉霞，宛如花城，擋住去路。

干神蛛領了衆人，由花叢中悄悄繞行過去。那蜘蛛影子也在胸前時隱時現，似頗惶急不安之狀。又行五六里，方由衖中走出，乃是一座極高大華美的宮殿後面。再由殿側繞向前面，正是先前高山所見那座殿臺。殿高十丈，佔地四五十畝，玉柱金庭，瑤階翠檻，珠光寶氣，耀眼生纈。殿前一座白玉平臺，高約丈許，尤爲壯麗。因自側面繞來，又是步行，不曾看見殿臺上的事物。祇見那殿位列正中，三面翠玉峰巒環繞，遠近羅列，不下二百座；猶如玉簪插地，雲骨撐空，斜壁瓊樓，交相掩映。對面又是一片湖蕩，澄波如鏡，甚是清深。因爲地面瑩如晶玉，清波離岸不過尺許，望去一片澄明，幾乎分不出是水是地。湖中心也有畝許大小一座橢圓形的白玉平臺，高出水面約有二尺。湖岸旁生着一片蓮花，水生之物卻種在陸地上面，蓮藕根也露出地上，每枝粗約二尺，其長過丈，分爲三、四、五節不等。顏色比玉還白，看去滑嫩異常，吹彈欲破。每一節上各生着一柄蓮葉，或是一朵蓮花。那葉莖粗如人臂，長約丈許，葉有六七尺方圓。花分粉、紅、青、白四色，盛開時大約翠葉之半。有的含蕾將綻，其大如瓜，喫碧葉金莖一陪襯，彷

彿一條白玉船上面，撐着兩三個寶幢翠蓋。古詩「花開十丈，藕大如船」，今乃見之，端的好看無比。祇是爲數不多，共總二十多條。結實又少，僅有當中一枝白蓮現出蓮房。花外更圍着一圈二尺多高的珊瑚朱欄，上面蒙有一片粉紅色的輕煙，隱現邪氣，料是珍奇仙品。那藕又嫩又鮮，定必甘芳雋美，爽脆非常。蓮蓬祇此一朵，必更珍貴。但有邪法防護，不是容易可以得到。

衆人中祇甄氏弟兄最爲持重。金蟬因奉師命，暫作七矮之首，生性好強，惟恐失措，貽笑同門，遇事也格外慎重，已不似以前一味天真。靈奇素常謹慎，專一隨衆進退。餘者多半童心未盡，一見這等珍奇靈物，多半動了食指，想嚐異味。石完、阿童、石生三人首先傳聲提議，先往蓮花叢中看個仔細。易氏弟兄隨聲附和。干神蛛聽不出衆人說話，所去之地又恰可看到臺上，不曾阻止。金蟬見他未攔，以爲無妨，便同了去。石生本想此地既是妖邪所居，祇要力所能及，便無顧忌。石完素常想到就做，更不必說。三人如若一到就採，或者也能得手。偏生走到花前，目光看到臺上一些奇怪的事，祇顧觀察對方情勢，便耽延了些時辰。金蟬恐對方驚覺，再一攔阻，未將那三百六十五年纔結實的天府玉蓮採下，自將機緣錯過。如非那幾根神香，幾乎送了性命。這且不提。

原來衆人還未走到花前，便發現當中白玉平臺上面全景。那臺原是一塊整玉建成，玉質特佳，光明若鏡，大有兩畝方圓。這麼空曠檯面，祇臺中心孤零零設着一個橢圓形的寶榻，上面側臥着一個身蒙輕紗的赤身妖女，睡眠正香。妖女生得膚如凝脂，腰同細柳，通體裸露，祇籠着薄薄一層輕紗，粉彎雪股，嫩乳酥胸，宛如霧裏看花，更增妖豔。尤妙是玉腿圓滑，柔肌光潤，白足如霜，腔跗豐妍，底平趾斂，春蔥欲折，容易惹人情思。活色生香，從來未睹。另有十幾個道裝男子，有的羽衣星冠，丰神俊朗，望若神仙中人；有的相貌古拙，道服華美，似個旁門修道之士；有的短裝佩劍，形如鬼怪；有的長髯過腹，形態詭異。十九面帶愁容，靜悄悄侍立兩旁，面面相覷，一言不發，狀甚恭謹。除當中妖女外，更無別的女子。衆人見這一夥人及裸女身上多半不帶一絲邪氣，而沿途所見埋伏和蓮花上的煙霧全是邪法，心中奇怪，不知鬧甚把戲。干神蛛胸前靈蛛影子又現了兩次，面色更轉緊張，連打手勢止住衆人，不令妄動，靜以觀變。金蟬覺着照此情勢，分明是妖邪一流，竟無邪氣現出，決不好惹。也忙止住衆人，先不要動，看明虛實，再作計較。

守伺了半個時辰，方覺不耐，石完畢竟天真，脫口說道：「似這樣等到幾時？先喫那藕吧。」衆人想攔，話已出口。同時對面平臺上，妖女也伸了一個懶腰，欠身欲起。旁立老少諸人，立即趕去，紛紛跪伏在地。內有兩個道童打扮的正跪榻前，妖女已緩緩坐起，

粉腿一伸，一隻又嫩又白的左腳正踏在一個道童頭上，那道童好似受寵若驚，面容立時慘變。衆人斷定此女必是羣邪之首，絕非好相識，石完不應出聲，將她驚動，方料要糟。哪知妖女意如未覺，坐起後，祇朝衆人星眸流波，做一媚笑，懶洋洋把玉臂一揮。那班人面上立現喜容，紛紛起立，目注妖女神色，倒退數十步。到了臺口，方始轉身向外，化作十幾道紅碧藍紫的光華，分頭朝那遠近羣峰玉樓中飛去，當時散盡。臺上祇剩一個相貌醜怪的矮胖道童，跪伏榻前，被妖女一腳踏住，尚還未退。衆人去後，若有大禍將臨，周身抖戰不止。妖女左腿踏在道童頭上，右腿微屈，壓在左股之下，卻將私處微微擋住，心中似在想事，不曾留意腳底。一會兒，忽由身後摸出一面金鏡，朝那玉臂雲鬟，左右照看了兩次，顧影自憐，柔媚欲絕。無意中右腿一伸，腳尖朝那道童的臉踢了一下。道童忽然興奮起來，縱身站起，兩臂一振，所穿短裝一齊脫卸在地，立時周身精赤，一聲怪笑，便朝妖女撲去。妖女好似先未理會到他，神情別有所注。及見道童快要上身，忽把秀眉一揚，嬌聲喝道：「你怎還未走，你忙着求死，我偏要留你些時。此時不該你班，去吧。」說到末句，纖手往外一揚，當胸打去。道童聞聲，早就止步，祇不知對方心意，進退兩難，微一遲疑，便被打中。道童看去頗有氣候，人更健壯。妖女人既美豔，手又纖柔，這一掌彷彿打情罵悄，輕輕拍了一下，並無甚力。道童竟似禁受不起，忽的一聲慘嗥，跌出老遠。連衣服也顧不得穿，隨手抓起，縱起一道藍光，就這樣赤身飛去。衆人見他逃時手按前胸，好似受有重傷，面上偏帶着十分喜幸神情，俱都不解。

妖女逐走道童，又取鏡子照了一下，微張櫻口，曼聲嬌呼了兩句，音甚柔媚，也不知說些甚麼。平臺對面羣峰上，便起了幾處異聲長嘯，與之相應，卻不見有人下來。又隔有半盞茶時，妖女意似不耐，面帶獰笑，一雙媚目突射兇光，更不再以柔聲嬌喚。張口一噴，立有一股細如遊絲的五色彩煙激射而出，一閃不見。跟着便聽好幾座峰上有了一片呼嘯異聲，隨有七八道各色光華，擁着一夥道裝男子飛來。到了臺前，全都落向臺下，一個個面如死灰，神情狼狽。最奇怪的是，這一班人看去法力頗高，身上也多不帶邪氣，對於妖女卻奉命惟謹，不知爲何那麼害怕。妖女反和沒事人一般，嬌軀斜倚金榻之上，手扶榻欄，滿臉媚笑，微喚了一個「龍」字。

來人中有一身材高大，長髯峨冠的老道人，聞聲面色驟轉慘厲，把牙一咬，隨將腰間兩個葫蘆，連同背上兩支長叉向空一擲，由一片煙雲簇擁着，往斜刺裏天空中飛去。

跟着飛身上臺，在一幢紫光籠罩之下，走到妖女面前，厲聲喝道：「我自知今日大劫將臨，命送你手，但你不要喜歡。我雖異類修成，道力也非尋常，已經費盡心力，由地軸中穿行，去往中土，拜在一位仙師門下。本可逃出你的爪牙毒口，不合結交妖人，犯了

教規，恐恩師金刀行誅，沒奈何又設法逃回。以爲藏身之處鄰近地竅，本來精擅玄功，又收服了兩個冰魄寒精，與我所煉法寶合用，不畏太陰元磁真氣，稍有警兆，也可由子午線上遁走。不料一時疏忽，爲你陰謀暗算，將我師徒擒來，供你蹂躪淫慾，已有三年，仗着功力較深，苟延至今。無如你淫兇詭詐，毫無信義，致在日前爲你盜去元丹。如換別人，早應殘殺。你表面雖說，這多年來一班有氣候的同道被你殘殺殆盡，苦無適意之人。那日盜我元丹，由於一時情濃，並非本心，現在仍想和我做長久夫妻。難得瑤池玉蓮今年結實，到時令我採服，雖仍不能復原，足抵三百年苦煉之功。說了許多花言巧語。起初我也頗受你愚弄，近日方看出你祇爲慾心大旺，稟賦奇淫，暫時留我補空。等我元精被你吸盡，早晚仍做你口中之食，並非真有好意對我。昨日回去，想起寒心。恩師以前所賜白柬忽現字迹，纔知我命該終，萬難避免，今日便是我應劫之期。幸蒙恩師憐念，算出結果，有了準備，否則連元神也保不住。可是我死不久，你的數限已盡，身受較我尤慘。我本可設法拖延到你伏誅，免去此劫。一則前蒙恩師點化，傳授道法，備悉因果，自知惡孽太重，非此不解；再則元丹已失，與其苦煉數百年，本身仍是精怪一流，何如保着殘餘精氣，一靈不昧，往轉人身，悔過求師，重修仙業。剛纔你喚人時，本想早來，爲了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，特在事前向諸位道友告以趨避之法，意欲稍爲保全幾個。本來他們聞呼即至，乃我一人行法阻止，迫令聽完我話再走，爲此晚來一步。我已拼做你口中之食，供你淫慾，也祇一次，無須做此醜態，由你擺佈便了。」

當道人初上臺時，妖女面有怒容，似要發作。及聽對方厲聲醜詆，反倒改了笑容，喜滋滋側耳傾聽。斜倚榻上，將一條右腿搭在左腿之上，微微上下搖動。玉膚如雪，粉光緻緻，上面瓠犀微露，皓齒嫣然，更在頻頻媚笑，越顯得淫情蕩態，冶豔絕倫。一任對方厲聲辱罵，直如未聞，正在盡情挑逗，賣弄風騷。及聽到末兩句，方始起身下榻，扭着纖腰玉股，微微顫動着雪也似白的柔肌，款步輕盈，待要朝前走去。道人話已說完，好似早已知道對方心意，有心激怒，不等近前，雙臂一振，衣冠盡脫，通體赤裸，現出一身紫色細鱗。妖女雖然心中毒恨對方，但是賦性奇淫，此時慾念正旺。本意陰謀被人識破，欲以邪法強迫爲歡，不料對方痛罵了一頓，仍和往日一樣脫衣來就，一時疏忽，忘了戒備。道人身外那片紫光，忽然電也似急地當頭罩下。此是毒龍所煉防身禦敵之寶，厲害非常。總算妖女功力甚高，口張處，飛出一股綠氣，迎着紫光微微一擋，便全吸進口去。表面仍和沒事人一般，媚笑道：「你想激我生氣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。」說時肚臍下猛射出一絲粉紅色煙氣，正中在道人臉上，一閃不見。經此一來，臺上形勢大變。妖女固是蕩逸飛揚，媚態橫生；道人也由咬牙切齒，滿臉悲忿，變作了熱情奔放，慾火如焚，不可遏制。雙方立時扭抱在一起，在那一片形若輕紗的邪煙下，糾纏不開。

衆人看那道人相貌奇醜，身有逆鱗，也是水中精怪修成，功候並不尋常，來時明已悔悟，結局仍爲邪法所迷。所說恩師不知何人，料是散仙中有名人物。事迫無奈，多表同情。激於義憤，想要救他，又看不慣妖女丑態，正在傳聲商議。干神蛛比較知道底細，惟恐冒失，又不便開口說話，祇得忙打手勢。又用手指畫字，告知衆人說：「先在光明境牌坊下面，曾聽妖邪私語，妖女乃是一個極厲害的妖邪。此外也都是小南極光明境這一帶修煉數千年的精怪和一些左道妖邪。我們如在此地建立仙府，這麼多妖邪，掃除費事，此時正好任其自相殘殺，以暴制暴，有甚相干？那妖女不知是人是怪，如此厲害，就要下手除她，也須等到探明虛實深淺以後；或是少時由我同了內人，前往那些翠峰樓閣之中，生擒一兩個拷問明白，下手不晚。」衆人也看出妖女邪法高強，何況還有許多妖邪精怪，休說不勝，就被漏網，也是隱患，祇得忍耐下去。

隔了一會兒，忽聽臺上接連兩聲怒吼慘嘯。衆人因不願見那淫穢之事，正向臺下人叢中查看，見一道者帶着一個十來歲的幼童，並立一處，面帶愁容。幼童生得粉妝玉琢，骨秀神清，決不是甚妖邪，不知怎會與羣邪一起。心方奇怪，聞聲往臺上去看。先見道人已經仰跌地上，胸前連皮肉帶鱗甲裂去了一大片，滿地紫血淋漓。妖女正由榻上起身，目射兇光，手指道人，獰笑一聲，喝道：「我已用你不着。你元陽雖失，內丹仍在，想要欺我，直是做夢，趁早獻出，少受好些苦痛。」道人閉目未答，似已身死。妖女連問數聲未應，張口一噴，一股綠氣便將道人全身裹住，懸高兩丈，那綠氣便往裏緊束。道人身本長大，經此一來，便漸漸縮小，祇聽一片軋軋之聲，跟着便聽道人慘哼起來。妖女笑道：「你服了麼？」隨說，綠氣往回一收。叭的一聲，道人墜落臺上，周身肉鱗全被擠軋碎裂，肢骨皆斷，成了一攤殘缺不全的碎體，橫倒地上，血肉狼藉。濺得那光明如鏡的白玉平臺，染了大片污血，慘不忍睹。妖女二次喝問。道人緩了緩氣，強提着氣，顫聲答道：「我那兩粒元珠麼？方纔自知今日必死，已用恩師尸毗老人所賜靈符；連我法寶，一同衝開你的禁網，飛往神劍峰去。爲防你不肯甘休，腦中一粒尚在。但有恩師仙法禁制，此時周身糜爛，無法取出。你如不傷我的元神，我便指明地方，情願奉送如何？」妖女不俟說完，厲聲喝道：「我早知你存心詭詐。你此時元神受禁，迫於無奈，就肯獻出，也非將你元神吸去不可。何況龍珠已失，又中詭計，所說直是做夢。你不說出，當我不能自取麼？」道人好似無計可施，急得慘聲亂罵。妖女也不理睬，伸手便往他頭頂上抓去。衆人見狀，俱都忿極。連金蟬也忍不住怒火上衝，正待發作。干神蛛見勢不佳，連忙搖手阻止時，祇聽臺上喳的一聲，道人大喝道：「無知淫妖！你上當了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妖女手剛打中在道人頭上，猛見一朵血焰金花由道人頭頂上飛出，中間裹着一條尺許長的紫龍，比電還快，刺空飛去，一閃即隱。妖女一聲怒吼，道人右手便炸碎了半截，殘屍在地，方始完全死去。

妖女似知追趕不上，咬牙切齒，暴跳亂吼了一陣。忽然走向臺前，望着臺下衆人，做了一個媚笑，眼含蕩意，瞧了兩眼。走回原榻坐定，張口一噴，全臺便被一片綠氣罩住，甚麼也看不見。金蟬、石生二人本能透視雲霧，知係妖女丹氣，與先前所見禁制不同。忙運慧目法眼，定睛注視，纔知妖女竟是一個極奇怪的妖物。體如蝸牛，具有六首、九身、四十八足。頭作如意形，當中、兩頭特大，頭頸特長，腳也較多。一張平扁的大口，宛如血盆，沒有牙齒。全身長達數十丈，除當中兩首三身盤踞在寶榻之上，下餘散爬在地，玉臺幾被它佔去大半。道人殘屍已被吸向口邊，六顆怪頭將其環抱，長頸頻頻伸縮，不住吮啜，隱聞咀嚼之聲。形態猛惡，從所未見。想不到一個千嬌百媚、玉豔香溫、冶蕩風騷、柔媚入骨的尤物佳人，一現原形，竟是這等兇殘醜惡的妖孽。

金蟬等正驚異間，忽見臺下人中幼童不知去向，那具殘屍也被喫完。妖物身子漸漸縮小，在臺上盤作一堆，狀似睡眠。甄艮猛覺石完扯了一下衣服。衆人隨手指處一看，那結有蓮房的荷花，忽然中空，那粉紅色的邪煙仍籠花上，祇當妖物攝去，也未在意。再往前一看，幼童忽又在道者身側出現。跟着臺上綠氣忽斂，妖女又恢復了原狀，仍是方纔初見時那麼穠豔淫蕩神態，那隻斷手仍是玉指春蔥，入握欲融。地上仍是晶瑩若鏡，休說殘屍不見，連半點血迹俱無。妖女柔肌如玉，斜倚金牀，無限春情，自然流露，正在媚目流波，暱聲嬌喚。臺下衆人似知當日情勢分外兇險，一聽嬌呼，雖然面色慘變，早有兩人裝作滿面喜容，飛身上去，見了妖女，更不說話，各把衣服脫去。這次結束卻是極快，共總不到刻許工夫，上去兩人全都奄奄待斃，狀若昏死，僵臥榻上。妖女把手一揮，便似拋球一般，兩人滾跌出去老遠。跟着妖女又喚了兩聲。似這樣，接連上去六人，情景大略相同。到了末次事完，前兩人首先回醒，似知將落虎口，勉強爬起，乘着妖女前擁後抱，正在酣暢之際，想要溜走。剛縱遁光飛起，妖女把口一張，全臺立被綠氣佈滿。妖女突現原形，當中兩身各用四五條怪爪緊緊摟抱着一個赤身妖人，尚還未放。先前四人，已被那如意形的怪頭吸向口邊，一片吮啜咀嚼之聲，先已連肉帶骨喫個淨盡。後兩人爲邪法所迷，抱緊怪物下半身，尚在纏綿不捨。不知怎地觸怒妖物，當中兩個如意怪頭往起一伸，張開血盆大口往下一搭，便將那兩人整個身子咬下半截。這兩人也是旁門中得道多年的散仙，本來隱居南極各島上修煉，新近約有十幾個同道來此，妄想盜採當地靈藥仙草，全被妖物擒來，遭了慘死。此時爲邪法所迷，明明摟抱着一個兇殘醜惡的妖物，竟把它當做天仙美女。正在得趣當兒，連聲都未出，便送了命。

這妖物便是盤踞光明境多年的前古妖物萬載寒蚿，以前被禁閉在臺前湖心地竅之中，近數百年二次出世。生性奇淫，兇毒無比，終年殘殺左近方圓七千里內外的精怪生靈。當

地乃緊附宙極下的一座天外神山，兩間靈氣所鍾，並有極光太火元磁真氣阻隔，爲仙凡足迹之所不至。神峰翠峰不下千百，地質宛如晶玉。更有琪樹瓊花，靈藥仙草，種類繁多，遍地都是。島上生物和海中魚介之類，生此靈區仙境，得天獨厚，漸漸飛騰變化，具有神通。本來與世隔絕，除了強存弱亡，偶起爭殺，或因一時多事，前往隔海侵擾，被不夜城主錢康誅殺收服而外，本可潛心修煉，相安無事。不料妖蚿二次出世，大肆淫兇。始而祇是幻身美女，勾引挑逗，使其競媚爭寵，互相殘殺，共起淫慾，於中取利。彼時當地頗有幾個得道數千年，本領神通和妖蚿差不多的精怪，終於在妖蚿媚惑之下，同室操戈，一個個失去靈丹元陽，相繼做了妖蚿口中之食物。

妖蚿近年吞噬既多，神通越大，淫心食慾也更加盛，越發任性妄爲，恣意淫殺。那爲採靈藥自行投到的南極散仙，不知死了多少。照例交合之後，除卻道力較深，知道厲害，元陽未失，還能保得暫時活命，去往妖蚿所建仙山樓閣中困居待死而外，多半交合之後，便遭吞噬。因當地一帶，由上到下全有極嚴密的禁制，被擒人身上均中妖毒，休說逃不出去，就算僥倖逃脫，出境毒便發作，全身糜爛，化爲膿血而死。同時妖蚿也必趕來，將元神吸去，捷如影響，連做鬼都無望。妖蚿又生具特性，縱慾之後，非食肉飲血不可。吸血之後，必要醉臥一會兒。所食如是人血，經時更久。先死六個，倒有四個是人，喫完便自睡着。臺下還剩四人，好似胸有成算，妖蚿一睡，兩個首先往殿後偷偷繞去，走的正是衆人來路，方向、途徑一點不差，也是步行，一會兒便穿入花林之中不見。剩下一個道者和那幼童，互相急匆匆打了一個手勢，幼童便往衆人立處的荷花前面趕來。道者拉他不聽，緊隨在後，神情似頗惶急。到了花前妖煙之外立定，道童一晃不見。道者回到臺上，正在愁急，忽然人影一閃，幼童二次現身，手上卻握了兩尺來長的一段藕尖。雙方又打了一個手勢，同往湖心中穿去，動作快極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